

渤海国东京龙原府故址琿春八连城 考古成果综述*

王培新 张 博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长春, 130012)

八连城为渤海国东京龙原府故址, 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琿春市。1924年, 日本学者鸟山喜一首次对八连城遗址进行考古调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 日本学者又对八连城实施多次调查和发掘, 使学界对八连城的格局及性质有了基本了解。二十世纪后半期, 吉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以城址保护为重点, 对八连城进行专题调查, 为城址保护规划提供了必要的考古学资料。2004~2009年,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八连城遗址开展了6个年度的考古发掘, 进一步充实了对八连城城址形制、建筑布局等城市考古基本问题的学术认识。

一、20世纪八连城考古成果回顾

八连城考古始于20世纪前半期。由于历史的原因, 这一时期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主要是由日本学者主持的。

20世纪初, 受所谓“满鲜史”认识论影响, 并与日本的亚洲侵略政策相配合, 一些日本学者将研究方向转向中国东北地区。1922年, 鸟山喜一由朝鲜进入延边地区调查古代遗址。1923年调查和龙西古城, 1924年调查琿春八连城, 1926年调查宁安东京城遗址。通过城址形制及采集砖瓦的对比, 鸟山喜一认为, 西古城、八连城、东京城同属渤海国遗迹^[1]。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 鸟山喜一、斋藤优、驹井和爱等又以受伪满洲国政府批准或以接受委托等名义, 对八连城遗址进行多次调查与发掘^[2]。

1936年, 鸟山喜一对八连城遗址进行全面调查, 次年实施了小范围的考古发掘, 并由藤田亮策测绘八连城城址平面图。鸟山喜一的调查发掘, 基本上明确了八连城内城的建筑布局, 但其对位于内城北部的两座建筑址的发掘范围有限, 仅揭露了建筑基址的

* 本文为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高句丽、渤海文化发展及其关系研究”(项目批准号: 10&ZD085)阶段性成果。

局部。1938年,鸟山喜一在《渤海东京考》一文中,对八连城考古发掘成果作进一步阐释,提出了八连城为渤海国东京龙原府故址的学术观点^[3]。

1941年,斋藤优(斋藤甚兵卫)在驻扎当地的侵华日军协力下,开始调查八连城,次年发掘了位于内城北部的多座建筑址和内城南门,调查发掘期间由当时的琿春县都邑建设局测量班测绘了城址及附近区域的平面图。受发掘水平所限,斋藤优对建筑址的发掘,只是揭露出部分础石,未能搞清楚建筑基址的规模。但其在八连城内城的发掘地点较多,确认了多处建筑址的位置,使得内城的建筑布局更加清楚。斋藤优认为:如同渤海上京城那样,八连城还应有更大规模的外郭城,八连城现存外城相当于“内城”,现存内城相当于“宫城”。并根据城址南方的两座渤海佛寺遗址位于“内城”中轴延长线的东西两侧等现象推断,八连城现存外城的外围存在边长约3000米的郭城^[4]。

1942年,在斋藤优发掘后不久,驹井和爱再次对八连城进行考古发掘。驹井和爱重新发掘了内城南门和第二殿址,澄清了鸟山喜一对第二殿址规模的错误判断,确认第二殿址为面阔七间进深四间设有火炕设施的大型建筑。驹井和爱认为,八连城并无斋藤优推测的外郭城遗迹,但其同样持八连城现存内城相当于宫城、现存外城为内城的观点^[5]。

20世纪前半期八连城田野考古成果是20世纪渤海都城考古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参考资料。当时提出的八连城为渤海国东京龙原府故址、八连城存在更大规模外郭城等观点,对整个20世纪渤海考古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20世纪后半期,八连城田野考古主要围绕城址保护工作进行。1958年,琿春县文科调查八连城,建立保护档案,开始有了组织有计划的遗址保护工作。1960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文物管理委员会再次组织调查,进一步充实了文物保护单位档案内容,为遗址保护提供了较为详细的考古资料。1961年,吉林省政府公布八连城遗址为吉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3年,吉林省开展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在琿春县文物普查期间,对八连城遗址实施了重点调查,测绘了城址平面图。以此次普查成果编写的《琿春县文物志》对八连城考古成果作了较为详细的著录^[6]。

1990年以来,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文管会、琿春县文管所等单位,对八连城遗址进行了多次考古调查,建立健全了遗址保护制度。1992年,吉林省人民政府公布八连城遗址保护规划,明确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2001年,国务院公布八连城遗址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土地开垦、水利工程建设的加速,八连城遗址的保护工作不断受到农业开发的影响。全面查明城址遗存状况,为保护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成为了20世纪后半期八连城考古的当务之急。这一阶段,八连城考古以持续的地面调查为主要形式,不断充实了对城址形制及保存状况的认识。

二、2004 ~ 2009年八连城考古收获

2004 ~ 2009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八连城遗址开展了6个年度的田野考古。此项工作是“吉林省境内渤海都城址研究”学术课题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实施“八连城遗址保护规划”的基础性工作。此次调查发掘,以科学的规划为指导,具有较强的计划性。首先对城址实施全面调查,测绘城址地形图,并对位于内城北部全城中轴线上的两座大型建筑址及内、外城南门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八连城是一处城址整体格局及诸单元建筑遗迹保存相对完整的渤海王城遗址,通过2004 ~ 2009年度八连城田野考古工作,取得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学术成果:

(1) 通过实地调查和地形测量,全面掌握八连城遗址的保存现状,获得城址地貌特征及城墙等遗迹的精确测量数据,为具体落实“八连城遗址保护规划”提供翔实的考古学依据;

(2) 对内城建筑址的发掘,进一步明确了八连城宫殿建筑的布局、各单体建筑的规模及结构;

(3) 出土的大量砖瓦等陶质建筑材料,为渤海建筑考古、制瓦工艺等方面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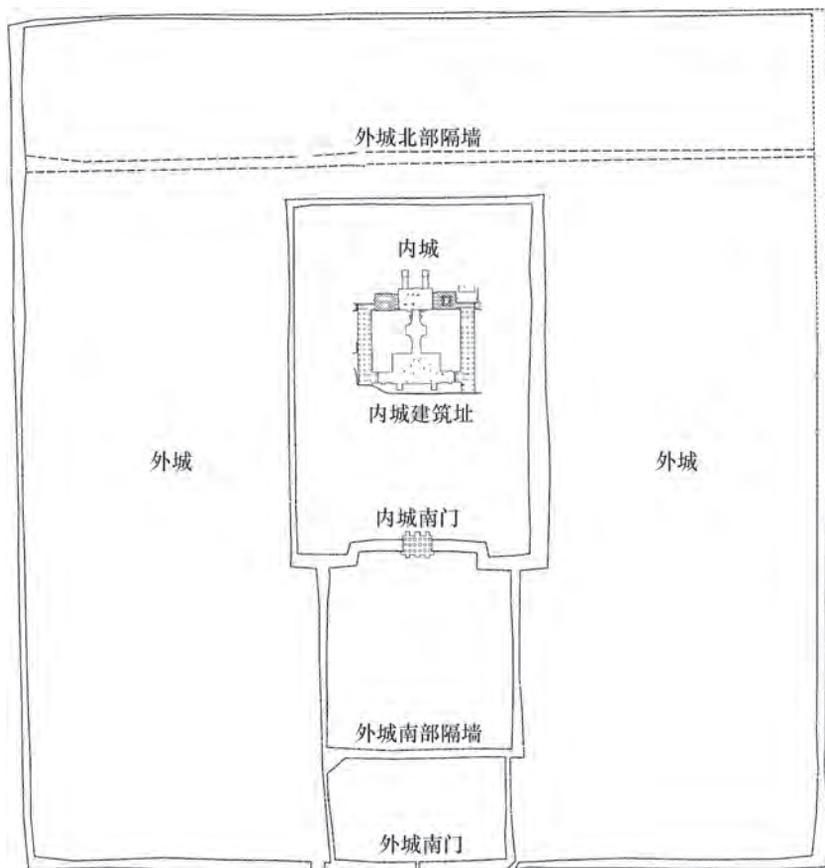
(4) 通过地层关系、建筑遗存堆积成因、出土遗物特征的分析,对八连城的始建与废弃年代作出科学推断。

三、城址形制及内城建筑布局

八连城位于吉林省东部图们江下游琿春河冲积平原,城址周边地势平坦河渠密布,现处于农田耕种环境,城内土地多已开垦为水田,构筑物较少。由于长期的农业耕种,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断加速的水田开垦及水网改造,使遗址保存环境发生了较大改变。

八连城有内、外二重城垣,分别构成内城和外城,迄今为止的考古调查并未发现存在更大规模郭城的迹象。2004年对遗址进行的考古调查,确认了外城四面城墙、内城四面城墙、内城南门址、内城北部两座建筑址、外城北部一条东西向隔墙、外城南部四条南北向和一条东西向隔墙等遗迹。2009年,通过考古钻探,在外城南墙中央位置发现外城南门址。除内、外城南门址,其他门址已不能通过地面调查得到确认。以往调查发掘所认定的建筑遗迹,除位于内城北部中央的两座建筑址以外,其他建筑址均已无迹象可寻。随着城址及其周边土地水田面积的扩大,在外城四面城墙的外侧修建了引水干渠,地面调查已不能辨认城濠迹象。

外城平面接近方形,东西707.4米、南北744.6米,外城南墙中央设城门(图一)。外城南门只有单一门道,宽3.2米、长5.2米,门址东西两端直接利用城墙作为门道墩



图一 八连城遗址平面示意图

台。从发掘迹象推测，城门的结构为门道两壁立排叉柱，顶部建有木结构过梁式门楼。据斋藤优的发掘调查报告记录，外城南、西、北三面城墙中央，墙体都有凹陷（东墙的北半部分已经破坏），可能是城门址所在^[7]。此外，在外城南门的西侧，南墙墙体有一处豁口，其位置与和龙西古城外城南门西侧城墙豁口相同^[8]。两座渤海王城城墙相同位置均存在豁口这一现象似不应理解为后世人们为了通行便利所为。渤海上京城宫城南墙设三门，其中东侧门为假门，西侧门为单门道的实用门^[9]。八连城、西古城外城南墙西侧豁口与上京城宫城第3号门址（西侧门）的位置完全对应，推测西古城、八连城外城南墙西侧亦设有侧门。

外城的中央为内城，四周则由隔墙划分出若干封闭区划。距外城北墙约133米，有一条东西向隔墙将外城北部划分为一处南北约130米、东西贯穿外城的区域。外城南部中央，即内城南门至外城南门之间，由隔墙划分出南北相连的二区划，南北二区隔墙的中央似有门址。外城的东部和西部亦有由多条纵横交错隔墙分隔出的若干区划和院落^[10]。

内城平面长方形，东西216.4米、南北317.6米，南墙的中段向北折，中央位置设城门。内城南门台基平面长方形，东西约28米、南北约16米，台基的南北两侧各设前后对

应的左中右三阶。据柱网布局可知,南门建筑为面阔五间、进深二间。此外,1942年斋藤优调查发掘时确认,内城东、西城墙中央位置墙体凹陷。当时在西墙凹陷处内侧进行了发掘,清理出南北两处排列整齐的素面方砖,采集到绿釉脊兽残片、瓦片等遗物,因此内城存在东、西城门的的可能性较大^[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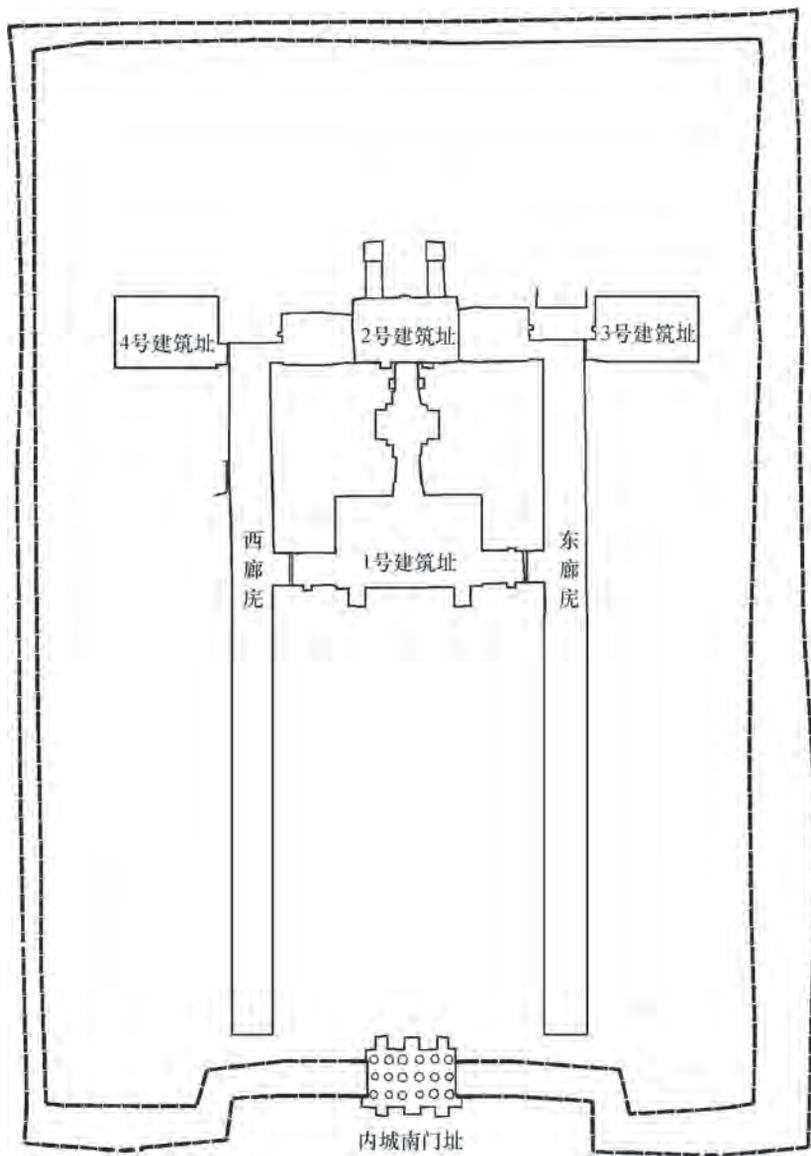
八连城的宫殿建筑集中布置在内城北部,以位于中轴线上的两座大型建筑为中心,由对称分布的廊庑连接各单体建筑,并合围形成庭院(图二)。第1号建筑址是内城的第一重宫殿建筑,布置在内城的几何中心,建筑规模最大。台基平面长方形,东西约42.4米、南北约26.3米、最大残高约2米。台基两掖连接漫道及行廊,南壁设左右上殿台阶,建筑形制、规模及所处位置与西古城一号宫殿址、渤海上京城第3号宫殿址相当^[12]。第2号建筑址位于第1号建筑址的北侧,是由主殿和朵殿组成的复合建筑。主殿台基平面长方形,东西约30.6米、南北约18.5米、最大残高约1米。朵殿位于主殿的东西两侧,建筑结构相同,台基平面长方形,东西约20米、南北约15米、残高0.6米。主殿台基南壁中央有廊道连接第1号建筑址,组合成工字殿。第2号建筑址建筑形制、规模及所处位置与西古城二号宫殿址、渤海上京城第4号宫殿址相当^[13]。2006年对第2号建筑址进行发掘时,在其东西两侧都发现了建筑台基遗迹(第3、4号建筑址)。由于发掘规划范围所限,只清理了两座建筑址台基靠近第2号建筑址一侧的边缘。参考20世纪前半期八连城考古成果,这两座建筑址的位置及规模应与西古城三号和四号宫殿址、渤海上京城宫城第4-1号和第4-2号宫殿址相当^[14]。

在第1、2号建筑址的东西两侧,对称布置南北向廊庑。东、西廊庑北起第2号建筑址,向南延伸至内城南墙附近^[15]。在第1号建筑址南面,由东西廊庑南段及内城南墙中段合围形成东西宽约78米、南北长约136米的殿前广场。在第2号建筑址南面,由东西廊庑北段和第1号建筑址两侧漫道及行廊合围形成中庭。第2、3、4号建筑址布置在同一条东西方向线上,三座建筑之间有廊道连接,成为一条东西向屏障。因此在这三座建筑的北面,形成了一处东西横贯内城、南北长约72米、相对封闭的后院。

四、城址规划特点

关于渤海国王城的时序变化,《新唐书》记载为:“显州,天宝中王所都。天宝末,钦茂徙上京。贞元时,东南徙东京。钦茂死,复还上京。”目前,和龙西古城为渤海国中京显德府或显州故址、宁安东京城为渤海国上京龙泉府故址、琿春八连城为渤海国东京龙原府故址的观点已被学界普遍认同。渤海上京城由宫城、皇城、郭城构成,城市规划仿照唐长安城,而西古城与八连城采用的是内外二重城形制,规模也只相当于上京城宫城的宫殿区。同为渤海国文王大钦茂时期的王城,采用了不同规格的规划设计,表明西古城和八连城的等级地位与上京城应有所区别。

渤海王城由显州徙上京发生在天宝年间,相距时间较短,而且西古城与渤海上京



图二 八连城内城建筑布局复原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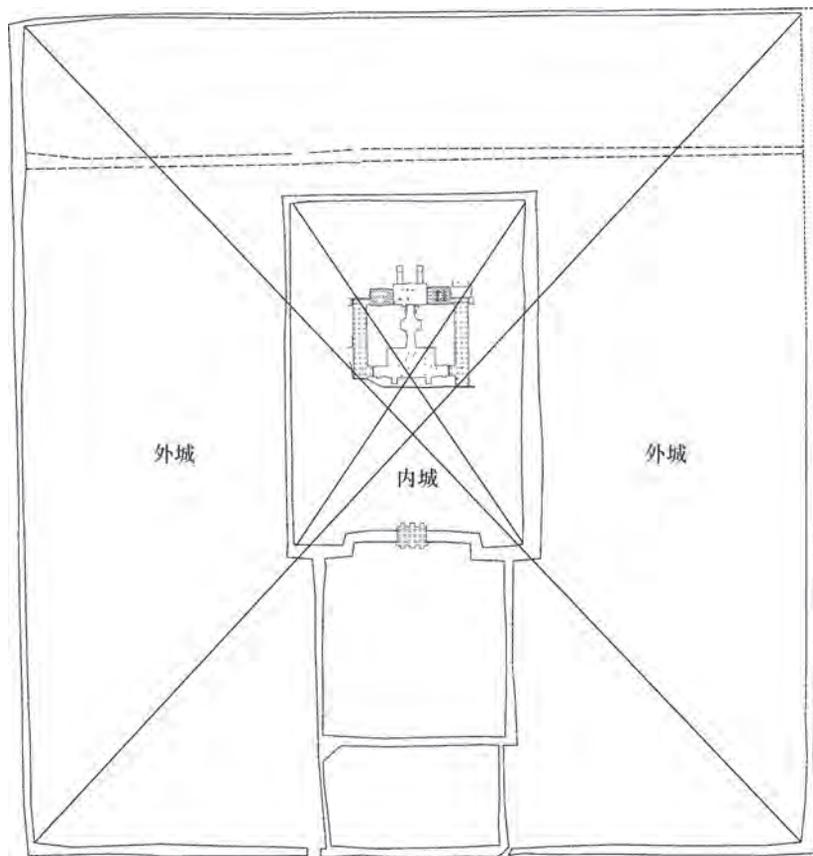
城宫城的规划手法也基本相同，二者显然采用的是同一规划设计。八连城和西古城虽同为二重城形制，但城址格局二者却已发生改变。

第一，八连城城址规模增大。八连城内城约6.8万平方米、外城约53万平方米，西古城内、外城分别约为5.8万和46万平方米。八连城内城和外城的规模均较西古城有所扩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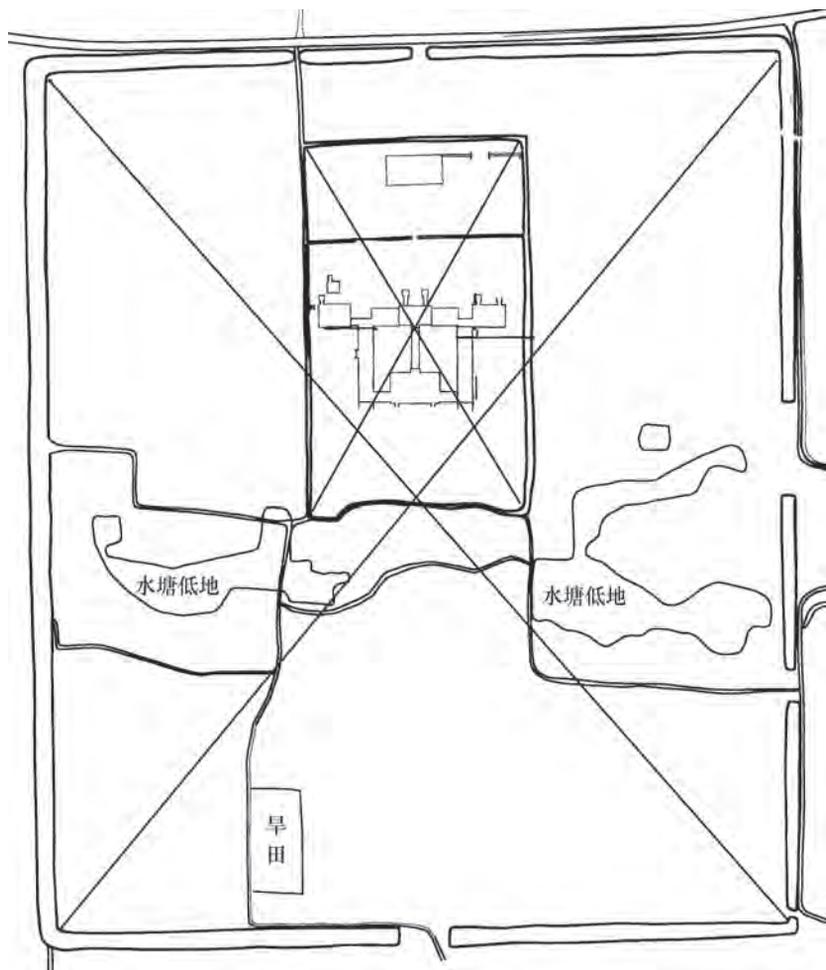
第二，八连城的规划手法有别于西古城。八连城内城东西约216米、南北约318米，外城东西约707米、南北约745米。西古城内城东西约187米、南北约309米，外城东西约630米、南北约730米。八连城内、外城长宽比数值都小于西古城。特别是外城的长

宽比已接近1:1, 外城平面近似方形。八连城外城的几何中心位于第1号建筑址南侧约50米, 西古城外城的几何中心则位于内城南门, 八连城内城的位置明显偏南。八连城内城没有西古城内城北部相对独立的区划, 中轴线上只布置二重宫殿, 内城几何中心位于第1号建筑址。西古城内城布置三重宫殿, 内城几何中心位于二号宫殿址主殿, 八连城内城宫殿建筑的位置明显偏北。八连城在外城的北部划分出东西横贯外城的封闭区划, 这也与西古城外城格局有所不同(图三、图四)。

渤海王城从西古城到八连城, 中间经过一段以上京为都的时期。目前, 考古学研究还未能解决有关渤海上京城现有格局形成的具体年代等问题。据渤海上京城考古发掘调查报告推测: 上京城的修建约始于文王即位之后的738年, 上京城初建时可能不是城址现存的格局, 唐册封大钦茂为渤海国王后, 即重新建设, 使其更趋与唐长安城相似, 大规模的重建约始于唐贞元初年^[16]。经过西古城和上京城的营建, 渤海王城规划设计得到改进与完善, 特别是宫城各功能区规划及宫殿建筑布局更加合理。上京城宫城扩展为中部宫殿区、东掖城、西掖城、北部圆壁城四个部分^[17]。对比现存上京城宫城建筑格局, 不难发现八连城的规划手法与之存在一定程度的传承关系。



图三 八连城城址布局示意图



图四 西古城城址布局示意图

第一，八连城与渤海上京城宫城的平面形状均接近方形，如果将上京城宫城南面的第5号街算作宫城范围，则二者的长宽比数值基本一致。按此方案在平面图上测量，上京城宫城的几何中心恰好位于第3号宫殿基址南侧约50米，与八连城的规划手法高度近似。

第二，八连城外城北部区划的设置，似与上京城宫城北部“圆壁城”规划有异曲同工之处。八连城内城缺少西古城内城北部五号宫殿和上京城第5号宫殿所处位置的封闭区划，而是在外城的北部规划出横贯全城的封闭区。据斋藤优的发掘调查报告记录，此区划内地表有多处隆起，虽然未发掘，但一定存在建筑遗迹^[18]。据此推测，西古城内城北部五号宫殿和上京城第5号宫殿因其功能并不适合布置在宫殿区内，因而在八连城规划中将这一功能区转移到了外城的北部。

第三，八连城外城南部的封闭区，可能是与上京城宫城第1、2号宫殿及其南侧院

落相类似的功能区规划。八连城内城南门的建筑规模大大超过外城南门，门址台基前后各设三阶，门楼建筑面阔五间、进深二间，在门址南侧还有由隔墙围成的全城面积最大的广场，因此内城南门及其南侧广场可能在某种情形下承担着上京城第1、2号宫殿及其南侧院落所行使的功能。

八连城和西古城并未采用上京城宫城、皇城、郭城的规划模式，始终保持内外二重城形制，这是二城与渤海上京城之间的最大区别。这种差别的产生，应从渤海五京制表现形式等渤海国政治制度方面探讨成因^[19]。目前的考古发现表明，渤海王城中只有上京龙泉府是仿照唐长安城规划设计的都城。显州故址西古城和东京龙原府故址八连城，城址规模大体与上京城宫城的宫殿区相当，朝政大殿建筑只有一座，仅在文王大钦茂时期曾经一时为渤海王城。

五、始建与废弃年代

在2004~2009年对八连城内城建筑址及内、外城南门址的发掘中，未见早于渤海时期的遗迹及地层堆积。地层关系反映，八连城建于渤海时期，但不能确认始建的具体年代。据文献记载，渤海国以东京龙原府为王城的时间是在785~794年。由于八连城遗址尚未发现有关其始建年代的考古学证据，因此按文献记载推测，785年八连城已具备了现存城址格局。

西古城是文献记载中出现时间最早的渤海王城，即天宝中王所都的显州，其营建不应晚于唐天宝初年（742年）。西古城、渤海上京城、八连城都曾为文王大钦茂时期的王城，但三座城址的规划设计却有所区别。西古城整体格局与上京城宫城的宫殿区近似，二者显然采用的是同一规划设计，营建时间同时或略有早晚。八连城在城址形制及规模上与西古城相当，但城址格局已发生变化，而与现存上京城宫城建筑格局存在一定程度的传承关系，营建时间要晚于西古城和渤海上京城。

926年契丹灭渤海，辽太祖于其地建东丹国，立长子耶律倍为东丹王，建元甘露。在八连城第1号建筑址殿基倒塌堆积中出土的一件板瓦瓦身凸面纵向刻写“维次甘露元”五个汉字，“元”字以下部分残缺，推测此瓦刻字内容应为“维次甘露元[国]”纪年铭文。东丹纪年铭文板瓦的出土，证明渤海亡国后东丹国曾对八连城宫殿建筑进行过修葺。辽天显三年（东丹甘露三年），东丹南迁辽东，徙渤海旧民，上京城连同渤海诸城遂成废墟。据此，八连城的废弃年代似在东丹甘露三年（928年）。

注 释

[1] 鳥山喜一. 渤海史上の諸問題 [M]. 東京: 風間書房, 1968: 301—338.

[2] 王培新. 20世纪前半期琿春八连城考古述评 [A]. 边疆考古研究 (第11辑)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2: 231—247.

- [3] 鳥山喜一. 渤海東京考 [A] . 史学論叢（第7輯） [C] . 東京：岩波書店，1938：3—53.
- [4] 齋藤優. 半拉城と他の史蹟 [M] . 東京：半拉城址刊行会，1978：17—19.
- [5] 駒井和愛. 渤海東京龍原府宮城址考 [A] . 中国都城·渤海研究 [C] . 東京：雄山閣出版，1977：159—168.
- [6] 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 珲春县文物志 [M] . 长春：吉林省文物志编修委员会，1984：36—42.
- [7] 齋藤優. 半拉城と他の史蹟 [M] . 東京：半拉城址刊行会，1978：8、9.
- [8]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西古城——2000~2005年度渤海国中京显德府故址田野考古报告 [M] .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30—32.
- [9] 黑龙江省文物工作队. 渤海上京宫城第2、3、4号门址发掘简报 [J] . 文物，1985（11）.
- [10] 同注 [2] .
- [11] 同注 [2] .
- [12] a.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西古城——2000~2005年度渤海国中京显德府故址田野考古报告 [M] .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b.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渤海上京城——1998~2007年度考古发掘调查报告（上册） [M] .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 [13] 同注 [12] .
- [14] 同注 [2] .
- [15] 同注 [2] .
- [16]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渤海上京城——1998~2007年度考古发掘调查报告（上册） [M] .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631—633.
- [17] 同注 [16] .
- [18] 同注 [7] .
- [19] 宋玉彬. 渤海都城故址研究 [J] . 考古，2006（6）.

Summary of the Field Archaeological Achievements of Baliancheng City Site

Wang Peixin Zhang Bo

Baliancheng City site is the old site of Longyuanfu, the Eastern Capital of Bohai State. And its' beginning of field archaeology dated from the surveys and excavations which were done by Japanese scholars in the first half of 20th century. The archaeological workers of Jilin Province had done many surveys since 1950s, which provided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protection of

sites. From 2004 to 2009, Jili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and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Frontier Archaeology of Jilin University carried out six years' special archaeological survey and excavation. After the six years' work, it became clear that Baliancheng City site is composed by inner and outer city, and the palace architectural layout of the inner city was clarified, the research of Bohai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was enhanced too. Furthermore, made a scientific inference on the age of the Baliancheng City was built and abandoned.

